

雅堂书库

中国全史

第二部

《中国野史》

中国野史

明皇杂录

（唐）郑处海 著

目 录

卷上.....	1
卷下.....	7
补遗	15

● 卷上

开元中，房琯之宰卢氏也，邢真人和 卜自泰山来，房琯虚心礼敬，因与携手闲步，不觉行数十里。至夏谷村遇一废佛堂，松竹森映。和 卜坐松下，以杖叩地，令侍者掘，深数尺，得一瓶，瓶中皆是姜师得与永公书。和 卜笑谓曰：“省此乎？”房遂洒然。方记其为僧时，永公即房之前身也。和 卜谓房曰：“君歿之时，必因食鱼鲙；既歿之后，当以梓木为棺，然不得歿于君之私第，不处公馆，不处玄坛佛寺，不处亲友之家。”其后谴于阆州，寄居州之紫极宫。卧疾数日，使君忽具鲙邀房于郡斋，房亦欣然命驾，食竟而归，暴卒。州主命攒槨于宫中，棺得梓木为之。

开元末，杭州有孙生者，善相人。因至睦州，郡守令遍相僚吏。时房琯为司户，崔涣自万年县尉贬桐庐丞，孙生曰：“二君位皆至台辅，然房神器大宝合在掌握中，崔后合为杭州刺史，某虽不见，亦合蒙其恩惠。”既而房以宰辅赉册书，自蜀往灵武授肃宗。崔后果为杭州刺史。下车访孙生，即已亡旬日矣。署其子为牙将，以粟帛赈恤其家。

开元中，上急于为理，尤注意于宰辅，常欲用张嘉贞为相，而忘其名。夜令中人持烛于省中，访其直宿者为谁，使还奏中书侍郎韦抗，上即令召入寝殿。上曰：“朕欲命一相，常记得风标为当时重臣，姓张而重名，今为北方侯伯，不欲访左右，

旬日念之，终忘其名，卿试言之。”抗奏曰：“张齐丘今为朔方节度。”上即令草诏，仍令宫人持烛，抗跪于御前，援笔而成，上甚称其敏捷典丽，因促命写诏敕。抗归宿省中，上不解衣以待旦，将降其诏书。夜漏未半，忽有中人复促抗入见。上迎谓曰：“非张齐丘，乃太原节度张嘉贞。”别命草诏。上谓抗曰：“维朕志先定，可以言命矣。适朕因阅近日大臣章疏，首举一通，乃嘉贞表也，因此洒然，方记得其名。此亦天启。非人事也。”上嘉其得人，复叹用舍如有人主张。

苏颋聪悟过人，日诵数千言，虽记览如神，而父瑰训励至严，常令衣青布襦伏于床下，出其颈受榎楚。及壮，而文学该博，冠于一时，性疏俊嗜酒。及玄宗既平内难，将欲草制书，甚难其人，顾谓瑰曰：“谁可为诏试为思之。”瑰曰：“臣不知其他，臣男颋甚敏捷，可备指使。然嗜酒，幸免沾醉，足以了其事。”玄宗遽命召来。至时宿醒未解，粗备拜舞。尝醉呕殿下，命中人卧于御前，玄宗亲为举衾以覆之。既醒，受简笔立成，才藻纵横，词理典贍。玄宗大喜，抚其背曰：“知子莫若父，有如此邪？”由是器重，已注意于大用矣。韦嗣立拜中书令，瑰署官告，颋为之辞，薛稷书，时人谓之“三绝”。颋才能言，有京兆尹过瑰，命颋咏“尹”字，乃曰：“丑虽有足，甲不全身，见君无口，知伊少人。”瑰与东明观道士周彦云素相往来，周时欲为师建立碑碣，谓瑰曰：“成某志不过烦相君诸子：五郎文，六郎书，七郎致石。”瑰大笑，口不言而心服其公。瑰子颋第五，诜第六，冰第七，诜善八分书。

玄宗御勤政楼，大张乐，罗列百伎。时教坊有王大娘者，善戴百尺竿，竿上施木山，状瀛洲方丈，令小儿持绦节出入于其间，歌舞不辍。时刘晏以神童为秘书正字，年方十岁，形状犷劣，而聪悟过人。玄宗召于楼上帘下，贵妃置于膝上，为施

粉黛，与之巾栉。玄宗问晏曰：“卿为正字，正得几字？”晏曰：“天下字皆正，唯‘朋’字未正得。”贵妃复令咏王大娘戴竿，晏应声曰：“楼前百戏竞争新，唯有长竿妙入神，谁谓绮罗翻有力，犹自嫌轻更著人。”玄宗与贵妃及诸嫔御，欢笑移时，声闻于外，因命牙笏及黄文袍以赐之。

杨国忠之子暄，举明经。礼部侍郎达奚珣考之，不及格，将黜落，惧国忠而未敢定。时驾在华清宫，珣子抚为会昌尉，珣遽召使，以书报抚，令候国忠具言其状。抚既至国忠私第，五鼓初起，列火满门，将欲趋朝，轩盖如市。国忠方乘马，抚因趋入，谒于烛下，国忠谓其子必在选中，抚盖微笑，意色甚欢。抚乃白曰：“奉大人命，相君之子试不中，然不敢黜退。”国忠却立，大呼曰：“我儿何虑不富贵，岂藉一名，为鼠辈所卖耶？”不顾，乘马而去。抚惶骇，遽奔告于珣曰：“国忠恃势倨贵，使人之惨舒，出于咄嗟，奈何与校其曲直！”因致暄于上第。既而为户部侍郎，珣才自礼部侍郎转吏部侍郎，与同列。暄话于所亲，尚叹己之淹徊，而谓珣迁改疾速。

萧颖士开元二十三年及第，恃才傲物，漫无与比，常自携一壶，逐胜郊野。偶憩于逆旅，独酌独吟。会有风雨暴至，有紫衣老人领一小童避雨于此。颖士见其散冗，颇肆陵侮。逡巡风定雨霁，车马卒至，老人上马，呵殿而去。颖士仓忙覘之，左右曰：“吏部王尚书，名丘。”初，颖士常造门，未之面，极惊愕。明日，具长笺造门谢，丘命引至庑下，坐责之，且曰：“所恨与子非亲属，当庭训之耳。”顷曰：“子负文学之名，倨忽如此，止于一第乎？”颖士终扬州功曹。

润州刺史韦诔，自以旅望清华，尝求子婿，虽门地贵盛、声名藉甚者，诔悉以为不可。遇岁除，日闲无事，妻孥登城眺览，见数人，方于园圃有所瘞。诔异之，召吏指其所，使访求

焉。吏还白曰：“所见乃参军裴宽所居也。”令与宽俱来，诩话其由，宽曰：“某常自戒，义不以苞苴污其家。今日有人遗鹿，置之而去，既不能自欺，因与家僮瘞于后园，以全其所守。不谓太守见之。”诩因降阶曰：“某有息女，愿授吾子。”裴拜谢而去。归谓其妻曰：“尝求佳婿，今果得之。”妻问其谁，即向之城上所见瘞物者。明日，复召来，韦氏举家视其帘下，宽衣碧衫，疏瘦而长，入门，其家大噓，呼为鹤鹑，诩妻涕泣于帷下。既退，诩谓其妻曰：“爱其女，当令作贤公侯之妻，奈何白如瓠者，人奴之材？”诩竟以女妻之，而韦氏与宽偕老，其福寿贵盛，亲族莫有比焉。故开元天宝推名家旧望，以宽为称首。

姚元崇与张说同为宰辅，颇怀疑阻，屡以事相侵，张衔之颇切。姚既病，诫诸子曰：“张丞相与我不叶，衅隙甚深。然其人少怀奢侈，尤好服玩，吾身歿之后，以吾尝同寮，当来吊。汝其盛陈吾平生服玩宝带重器，罗列于帐前，若不顾，汝速计家事，举族无类矣；目此，吾属无所虞，便当录其玩用，致于张公，仍以神道碑为请。既获其文，登时便写进，仍先荅石以待之，便令镌刻。张丞相见事迟于我，数日之后必当悔，若却征碑文，以刊削为辞，当引使视其镌刻，仍告以闻上讫。”姚既歿，张果至，目其玩服三四，姚氏诸孤悉如教诫。不数日文成，叙述该详，时为极笔。其略曰：“八柱承天，高明之位，列四时成岁，亭毒之功存。”后数日，果使使取文本，以为词未周密，欲重为删改。姚氏诸子乃引使者示其碑，且告以奏御。使者复命，悔恨拊膺，曰：“死姚崇犹能算生张说，吾今日方知才之不及也远矣。”

李适之既贵且豪，常列鼎于前，以具膳羞。一旦庭中鼎跃出相斗，家僮告适之，乃往其所，酹酒自誓，而斗亦不解，鼎

耳及足皆落。明日，适之罢知政事，拜太子少保，时人知其祸未止也。俄为李林甫所陷，贬宜春太守。适之男霁为卫尉少卿，亦贬巴陵郡别驾。适之至州，不旬月而终，时人以林甫迫害之。霁乃迎丧至都，李林甫怒犹未已，令人诬告于河南府，杖杀之。适之好饮，退朝后即速宾朋亲戚，谈话赋诗，曾不备于林甫。初，适之在相位日，曾赋诗曰：“朱门长不闭，亲友恣相过，今日过五十，不饮复如何？”及罢相，作诗曰：“避贤初罢相，乐圣且衔杯，借问门前客，今朝几个来？”及死非其罪，时人冤叹之。

李林甫宅亦屡有怪妖，其南北隅沟中，有火光大起，或有小儿持火出入，林甫恶之，奏于其地立嘉犹观。林甫将疾，晨起将朝，命取书囊，即常时所要事目也。忽觉书囊颇重于常，侍者开视之，即有二鼠出焉。投于地，即变为狗，苍色壮大，雄目张牙，仰视林甫。命弓射之，殷然有声，狗形即灭。林甫恶之，称疾不朝。其日遂病，不逾月而卒。

唐天后尝朝诸皇孙，坐于殿上，观其嬉戏，命取西国所贡玉环钏杯盘列于前后，纵令争取，以观其志。莫不奔竞，厚有所获，独玄宗端坐，略不为动。后大奇之，抚其背曰：“此儿当为太平天子。”遂命取玉龙子以赐。玉龙子，太宗于晋阳宫得之，文德皇后常置之衣箱中，及大帝载诞之三日，以朱络衣襦并玉龙子赐焉。其后常藏之内府，虽其广不数寸，而温润精巧，非人间所有。及玄宗即位，每京师愆雨，必虔诚祈祷，将有霖注，逼而视之，若奋鳞鬣一元中，三辅大旱，玄宗复祈祷，而涉旬无雨，帝密投南内之龙池，俄而云物暴起，风雨随作。及幸西蜀，车马次渭水，将渡，驻蹕于水滨，左右侍御或有临流濯弄者，于沙中得之。上闻惊喜，视之泫然流泣，曰：“此吾昔时所宝玉龙子也。”自后每夜中，光彩辉烛一室。上

既还京，为小黄门攘窃以遗李辅国，李辅国常置于柜中。辅国将败，夜闻柜中有声，开视之，已亡其所。

王鉞之子准为卫尉少卿，出入宫中，以斗鸡侍帝左右。时李林甫方持权恃势，林甫子岫为将作监，亦人侍帷幄。岫常为准所侮，而不敢发一言。一旦，准尽率其徒过驸马王瑶私第，瑶望尘趋拜，准挟弹，命中于瑶巾冠之上，因折其玉簪，以为笑乐。遂致酒张乐，永穆公主亲御。七公主即帝之长女也，仁孝端淑，颇推于戚里，帝特所钟爱。准既去，或有谓瑶曰：“鼠辈虽恃其父势，然长公主帝爱女，君待之或阙，帝岂不介意耶？”瑶曰：“天子怒无所畏，但性命系七郎，安敢不尔！”时人多呼准为七郎，其盛势横暴，人之所畏也如是。

王毛仲，本高丽人，玄宗在藩邸，与李宜得服勤左右，帝皆爱之。每侍宴，与姜皎同榻坐于帝前。既而贵，倨恃旧，益为不法，帝常优容之。每遣中官问讯，毛仲受命之后，稍不如意，必恣其凌辱，而后遣还。高力士、杨思勳忌之颇深，而未尝敢言于帝。毛仲妻李氏既诞育三日，帝命力士赐以酒食、金帛甚厚，仍命其子为五品官。力士既还，帝曰：“毛仲喜否，复有何词？”力士曰：“出其儿以示臣，熟眄襦中曰：‘此儿岂不消三品官！’”帝大怒曰：“往诛韦氏，此贼尚持两端，避事不入，我未尝言之。今敢以赤子恨我邪！”由是恩义益衰。帝自先天在位，后十五年至开府者惟四人：后父王仁皎、姚崇、宋璟、王毛仲而已。

● 卷下

张九龄在相位，有謇谔匪躬之诚。玄宗既在位年深，稍怠庶政，每见帝，无不极言得失。李林甫时方同列，闻帝意，阴欲中之。时欲加朔方节度使牛仙客实封，九龄因称其不可，甚不叶帝旨。他日，林甫请见，屡陈九龄颇怀诽谤。于时方秋，帝命高力士持白羽扇以赐，将寄意焉。九龄惶恐，因作赋以献，又为《归燕诗》以贻林甫。其诗曰：“海燕何微眇，乘春亦蹇来。岂知泥滓贱，只见玉堂开。绣户时双入，华轩日几回。无心与物竞，鹰隼莫相猜。”林甫览之，知其必退，恚怒稍解。九龄洎裴耀卿罢免之日，自中书至月华门，将就班列，二人鞠躬卑逊，林甫处其中，抑扬自得，观者窃谓“一雕挟两兔”。俄而诏张、裴为左右仆射，罢知政事。林甫视其诏，大怒曰：“犹为左右丞相邪？”二人趋就本班，林甫目送之。公卿以下视之，不觉股栗。

玄宗宴于勤政楼下，巷无居人。宴罢，帝犹垂帘以观。兵部侍郎卢绚谓帝已归宫掖，垂鞭案辔，横纵楼下。绚负文雅之称，而复风标清粹，帝一见不觉目送之，问左右曰：“谁？”近臣具以绚名氏对之，帝亟称其蕴藉。是时林甫方持权忌能，帝左右宠幸，未尝不厚以金帛为贿，由是帝之动静，林甫无不知之。翌日，林甫召绚之子弟谓曰：“贤尊以素望清崇，今南方藉才，圣上有交广之寄，可乎若惮遐方，即当请老；不然，

以宾詹仍分务东洛，亦优贤之命也。子归而具道建议可否。”于是绚以宾詹为请。林甫恐乖众望，出为华州刺史，不旬月，诬其有疾，为郡不理，授太子詹事，员外安置。

唐玄宗在东洛，大酺于五凤楼下，命三百里内县令、刺史率其声乐来赴阙者，或谓令较其胜负而赏罚焉。时河内郡守令乐工数百人于车上，皆衣以锦绣，伏厢之牛，蒙以虎皮，及为犀象形状，观者骇曰。时元鲁山遣乐工数十人，联袂歌《于菟》。《于菟》，鲁山之文也。玄宗闻而异之，征其词，乃叹曰：“贤人之言也。”其后上谓宰臣曰：“河内之人，其在涂炭乎？”促命征还，而授以散秩。每赐宴设酺会，则上御勤政楼。金吾及四军兵士未明陈仗，盛列旗帜，皆帔黄金甲，衣短后绣袍。太常陈乐，卫尉张幕后，诸蕃酋长就食。府县教坊，大陈山车旱船，寻橦走索，丸剑角抵，戏马斗鸡。又令宫女数百，饰以珠翠，衣以锦绣，自帷中出，击雷鼓为《破阵乐》、《太平乐》、《上元乐》。又引大象、犀牛入场，或拜舞，动中音律。每正月望夜，又御勤政楼，观作乐。贵戚里，官设看楼。夜阑，即遣宫女于楼前歌舞以娱之。

唐开元中，乐工李龟年、彭年、鹤年兄弟三人，皆有才学盛名。彭年善舞，鹤年、龟年能歌，尤妙制《渭川》，特承顾遇。于东都大起第宅，僭侈之制，逾于公侯。宅在东都通远里，中堂制度甲于都下。其后龟年流落江南，每遇良辰胜赏，为人歌数阕，座中闻之，莫不掩泣罢酒。则杜甫尝赠诗所谓：“岐王宅里寻常见，崔九堂前几度闻。正值江南好风景，落花时节人逢君。”崔九堂，殿中监涤，中书令湜之弟也。

唐开元中，关辅大旱，京师阙雨尤甚，亟命大臣遍祷于山泽间，而无感应。上于龙池新创一殿，因召少府监冯绍正，令于四壁各画一龙。绍正乃先于四壁画素龙，奇状蜿蜒，如欲振

跃。绘事未半，若风云随笔而生。上及从官于壁下观之，鳞甲皆湿，设色未终，有白气若帘庑间出，入于池中，波涛汹涌，雷电随起，侍御数百人皆见。白龙自波际乘云气而上，俄顷阴雨四布，风雨暴作，不终日而甘霖遍于畿内。

安禄山之陷两京，王维、郑虔、张均皆处于贼庭。洎克复，俱囚于杨国忠旧宅。崔相国圆因召于私第令画，各画数壁。当时皆以圆勋贵莫二，望其救解，故运思精深，颇极能事，故皆获宽典，至于贬降，必获善地。

张说之谪岳州也，常郁郁不乐。时宰以说机辨才略，互相排摈。苏颋方当大用，而张说与瑰相善。张因为《五君咏》，致书，封其诗以遗颋，戒其使曰：“候忌日近暮送之。”使者既至，因忌日，赍书至颋门下。会积阴累旬，近暮，吊客至，多说先公寮旧，颋因览诗，呜咽流涕，悲不自胜。翌日，乃上封，大陈说忠贞謇谔，尝勤劳王室，亦人望所属，不宜沦滞于遐方。上乃降玺书劳问，俄而迁荆州长史。由是陆象先、韦嗣立、张廷珪、贾曾皆以讎逐岁久，因加甄收。颋常以说父之执友，事之甚谨；而说重其才器，深加敬慕焉。

玄宗幸华清宫，新广汤池，制作宏丽。安禄山于范阳以白玉石为鱼龙鳧雁，仍为石梁及石莲花以献，雕镌巧妙，殆非人工。上大悦，命陈于汤中，又以石梁横亘汤上，而莲花才出于水际。上因幸华清宫，至其所，解衣将入，而鱼龙鳧雁皆若奋鳞举翼，状欲飞动。上甚恐，遽命撤去，其莲花至今犹存。又尝于宫中置长汤屋数十间，环回甃以文石，为银镂漆船及白香木船置于其中，至于楫櫓，皆饰以珠玉。又于汤中垒瑟瑟及丁香为山，以状瀛洲方丈。上将幸华清宫，贵妃姊妹竞车服，为一犍车，饰以金翠，间以珠玉，一车之费，不下数十万贯。既而重甚，牛不能引，因复上闻，请各乘马。于是竞购名马，以

黄金为衔笼，组绣为障泥，共会于国忠宅，将同入禁中，炳炳照灼，观者如堵。自国忠宅至于城东南隅，仆御车马，纷纭其间。国忠方与客坐于门下，指而谓客曰：“某家起于细微，因缘椒房之亲，以至于是。吾今未知税驾之所，念终不能致令名，要当取乐于富贵耳。”由是骄奢僭侈之态纷然，而昧处满持盈之道矣。太平公主玉叶冠，虢国夫人夜光枕，杨国忠锁子帐，皆稀代之宝，不能计其直。

杨贵妃姊号虢国夫人，恩宠一时，大治宅第。栋宇之华盛，举无与比。所居韦嗣立旧宅，韦氏诸子方午偃息于堂庑间，忽见妇人衣黄罗帔衫，降自步辇，有侍婢数十人，笑语自若，谓韦氏诸子曰：“闻此宅欲货，其价几何？”韦氏降阶曰：“先人旧庐，所未忍舍。”语未毕，有工数百人，登东西厢，撤其瓦木。韦氏诸子乃率家童，挈其琴书，委于路中，而授韦氏隙地十数亩，其宅一无所酬。虢国中堂既成，召匠巧镌，授二百万偿其值，而复以金盞瑟瑟三斗为赏。后复归韦氏。曾有暴风拔树，委其堂上。已而视之，略无所伤。既撤瓦以观之，皆承以木瓦，其制作精致，皆此类也。虢国每入禁中，常乘驄马，使小黄门御，紫驄之骏健，黄门之端秀，皆冠绝一时。

张果者，隐于恒州条山。常往来汾晋间，时人传有长年秘术，耆老云为儿童时见之，自言数百岁矣。唐太宗、高宗屡征之不起，则天召之出山，佯死于妒女庙前。时方盛热，须臾臭烂生虫。闻于则天，信其死矣。后有人于恒州山中复见之。果乘一白驴，日行数万里，休则重叠之，其厚如纸，置于巾箱中；乘则以水喂之，还成驴矣。元二十三年，玄宗遣通事舍人裴晤驰驿于恒州迎之。果对晤气绝而死。晤乃焚香启请，宣天子求道之意，俄顷渐苏。晤不敢逼，驰还奏之。乃命中书舍人徐峤赍玺书迎之，果随峤到东都，于集贤院安置，肩輿入宫，备加

礼敬。玄宗因从容谓曰：“先生得道者，何齿发之衰耶？”果曰：“衰朽之岁，无道术可凭，故使之然，良足耻也。今若尽除，不犹愈乎？”因于御前拔去鬓发，击落牙齿，流血溢口。玄宗甚惊，谓曰：“先生休舍，少选晤语。”俄顷召之，青鬓皓齿，愈于壮年。一日，秘书监王迥质、太常少卿萧华，尝同造焉。时玄宗欲令尚主，果未之知也，忽笑谓二人曰：“娶妇得公主，甚可畏也。”迥质与华相视，未谕其言。俄顷有中使至，谓果曰：“上以玉真公主早岁好道，欲降于先生。”果大笑，竟不承诏，二人方悟向来之言。是时公卿多往候谒，或问以方外之事，皆诡对之。每云“余是尧时丙子年人”，时莫能测也。又云尧时为侍中，善于胎息，累日不食，食时但进美酒及三黄丸。玄宗留之内殿，赐之酒，辞以山臣饮不过二升，有一弟子，饮可一斗。玄宗闻之喜，令召之。俄一小道士自殿檐飞下，年可十六七，美姿容，旨趣雅淡，谒见上，言词清爽，礼貌臻备。玄宗命坐，果曰：“弟子当侍立于侧，未宜赐坐。”玄宗目之愈喜，遂赐之酒，饮及一斗不辞。果辞曰：“不可更赐，过度必有所失，致龙颜一笑耳。”玄宗又逼赐之，酒忽从顶涌出，冠子落地，化为一榼。玄宗及嫔御皆惊笑，视之，已失道士矣。但见一金榼在地，覆之，榼盛一斗，验之，乃集贤院中榼也。累试仙术，不可穷纪。有师夜光者，善视鬼，玄宗常召果坐于前，而敕夜光视之。夜光至御前，奏曰：“不知张果安在乎愿视察也。”而果在御前久矣，夜光卒不能见。又有邢和卜者，尝精于算术，每视人则布筹于前，未几已能详其名氏、穷通、善恶、矢寿，前后所算计千数，未尝不析其详细，玄宗奇之久矣。及命算果，则运筹移时，意竭神沮，终不能定其甲子。玄宗谓中贵人高力士曰：“我闻神仙之人，寒燠不能察其体，外物不能浼其中。今张果，善算者莫能究其年，视鬼

者莫得见其状，神仙倏忽，岂非真者耶然尝闻同董斟饮之者必死，若非仙人，必败其质，可试以饮也。”会天大雪，寒甚，玄宗命进董斟赐果，果遂举饮，尽三卮，醺然有醉色，顾谓左右曰：“此酒非佳味也。”即偃而寝，食顷方寤。忽览镜视其齿，皆斑然焦黑，遽命侍童，取铁如意击其齿尽，随收于衣带中，徐解衣出药一帖，色微红，光莹，果以傅诸齿穴中。已而又寝，久之忽寤，再引镜自视，其齿已生矣。其坚然光白，愈于前也。玄宗方信其灵异，谓力士曰：“得非真神仙乎？”遂下诏曰：“恒州张果先生，游方之外者也。迹先高尚，心入■冥；久混光尘，应召赴阙。莫知甲子之数，且谓羲皇上人。问以道枢，尽会其极。今则将行朝礼，爰申宠命。可授银青光禄大夫，赐号通玄先生。”未几，玄宗狩于咸阳，获一大鹿，稍异常者。庖人方饌，果见之曰：“此仙鹿也，已满千岁。昔汉武帝元狩五年，臣曾侍从戍于上林，时生获此鹿，既而放之。”玄宗曰：“鹿多矣，时迁代变，岂不为猎者所获乎？”果曰：“武帝舍鹿之时，以铜牌志于左角下。”遂命验之，果获铜牌二寸许，但文字凋暗耳。玄宗又谓果曰：“元狩是何甲子，至此凡几年矣？”果曰：“是岁癸亥，武帝始开昆明池，今甲戌岁，八百五十二年矣。”玄宗命太史氏校其长历，略无差焉，玄宗又奇之。是时又有道士叶法善，亦多术，玄宗问曰：“果何人耶？”答曰：“臣知之，然臣言讫即死，故不敢言。若陛下免冠跣足救臣，即得活。”玄宗许之。法善曰：“此混沌初分白蝙蝠精。”言讫，七窍流血，僵仆于地。玄宗遽诣果所，免冠跣足，自称其罪。果徐曰：“此儿多口过，不谴之，恐败天地间事耳。”玄宗复哀请，久之，果以水噀其面，法善即时复生。其后累陈老病，乞归恒州，诏给驿送到恒州。天宝初，玄宗又遣征召，果闻之，忽卒，弟子葬之。后发棺视之，空棺

而已。

李遐周者，颇有道术，唐开元中，尝召入禁中，后求出，住玄都观。唐宰相李林甫尝往谒之，遐周谓曰：“若公存则家泰，殁则家亡。”林甫拜泣，求其救解，笑而不答，曰：“戏之耳。”天宝末，禄山豪横跋扈，远近忧之，而上意未寤。一旦遐周隐去，不知所之，但于其所居壁上题诗数章，言禄山僭窃及幸蜀之事，时人莫晓，后方验之。其末篇曰：“燕市人皆去，函关马不归。若逢山下鬼，环上系罗衣。”“燕市人皆去”，禄山悉幽蓟之众而起也；“函关马不归”者，哥舒翰潼关之败，匹马不还也；“若逢山下鬼”者，马嵬蜀中驿名也；“环上系罗衣”者，贵妃小字玉环，马嵬时，高力士以罗巾缢之也。其所先见，皆此类矣。

开元中，朝廷选用群官，必推精当，文物既盛，英贤出入，皆薄居外任，虽雄藩大府，由中朝冗员而授，时以为左迁。班景倩自扬州采访使入为大理少卿，路由大梁，倪若水为郡守，西郊盛设祖席。宴罢，景倩登舟，若水望其行尘，谓掾吏曰：“班公是行，何异登仙乎为之驺殿，良所甘心。”默然良久，方整回驾。既而为诗投相府，以道其诚，其词为当时所称赏。

玄宗尝器重苏颋，欲倚以为相，礼遇顾问，与群臣特异。欲命相前一日，上秘密不欲令左右知，迨夜将艾，乃令草诏，访于侍臣曰：“外廷直宿谁？”遂命秉烛召来，至则中书舍人萧嵩。上即以颋姓名授嵩，令草制书。既成，其词曰“国之瑰宝”。上寻读三四，谓嵩曰：“颋，瑰之子，朕不欲斥其父名，卿为刊削之。”上仍命撤帐中屏风与嵩，嵩惭惧流汗，笔不能下者久之。上以嵩抒思移时，必当精密，不觉前席以观。唯改曰：“国之珍宝”，他无更易。嵩既退，上掷其草于地曰：“虚有其表耳。”左右失笑。上闻，遽起掩其口曰：“嵩虽才艺

非长，人臣之贵，亦无与比，前言戏耳。”其默识神览，皆此类也。

玄宗命宇文融为括田使，融方恣睢，稍不附己者必加诬谮，密奏以为卢从愿广置田园，有地数百顷。帝素器重，亦倚为相者数矣，而又族望宦婚，鼎盛于一时，故帝亦重言其罪，但目从愿为多田翁。从愿少家相州，应明经，常从五举，制策三等，授夏县尉。自前明经至吏部侍郎才十年，自吏部员外至侍郎只七个月。